

主題：從白色恐怖轉型正義到對統獨思考的心路歷程

講師：吳俊宏（成大共產黨案當事人）

與談：鍾秀梅（成功大學台文系教授）、吳榮元

時間：2020年11月21日（六）下午2:00-4:00

地點：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（光復校區）

主辦單位：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·文學院

鍾秀梅：1970年代，當時有一樁發生在成大校園的案件「成大共產黨案」。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，林守一就是這個案子的當事人，當時在淡江大學的學生，他有很完整地介紹這段歷史。今天為什麼會請吳俊宏先生來這裡現身說法，是因為我前陣子去了景美人權園區，吳俊宏先生，為他自己這段歷史紀錄，出了一本書叫《綠島歸來文集》，覺得相當有價值。當場我問吳先生說，是不是有榮幸來到我們成大，跟同學們分享成大共產黨案。

其中，非常最要的人物，是坐在我旁邊的吳榮元先生。吳榮元先生目前是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召集人，等一下我們會讓吳俊宏先生講完之後，請吳先生為我們與談，做一個評論，或是說他們當年這個案件背後，到1970年代之後的社會實踐跟政治實踐或理想，怎麼思考這些問題。

吳俊宏先生，目前是台灣（地區政治受難人）互助會的監委召集人。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，他們後來組織了一個團體，叫做台灣互助會。這個團體就是說，不只是一個互助團體，他更多也參與在深度的民主化的歷程裡頭。特別在87年解嚴，非常多社會運動，都有互助會的影子。他們出錢出力，不具名地、心胸非常寬大，不出頭的這種精神，一直持續。只不過台灣社會很健忘，政治人物很快就要收割。

其實我認識兩位，是在我很年輕、不到20的時候。那時候正解嚴，我們也參與了臺灣的社會運動，特別是俊宏，他帶了很多當時很重要的黨外雜誌，給我們這些年輕輩的，啟發我們對於世界觀、政治、兩岸關係，用不同看法去看待。這些看法，既非政治不正確，也非馬上就有政治支援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而產出一種堅持。

我覺得人社中心這一系列的「所謂沒有歷史的人」講座中，更應該來聽聽，到底是什麼樣的理想，什麼樣的思維在支撐或延續。我們現在請俊宏先來做一個短講，再請吳榮元先生做講評。

吳俊宏：很敬佩大家禮拜六還來這裡聽課。為什麼會舉辦這個講座，主要是因為我最近出了一本《綠島歸來文集》，這個名字發想於，我當初在這間學校被抓走，抓到綠島遊學的情境，結果之後學了些功夫回來，就寫了一些文章，並且集成《綠島歸來文集》。這些在監獄裡面所學的，主要是左派的一些思考方式。左派的思考方式，跟現代或當時的右派會有不一樣的地方，這本書也許提供各位一個參考，裡面或許會有你未曾想過的觀點。

先自我介紹，我們的案情是1972年，有19位被抓進去判刑，抓來又放回去的，大概4、50位，其中牽涉的學校有成功、淡江、文化大學，這麼多學校。成大大概有7，淡江有3、4位，還有其他零零星星的，總共19位被抓進去，第一次就被判刑。

後來我們成立一個成大共產黨，就在成大這裡，四位組一個成大共產黨，當時還特別去烏山頭露營一個晚上成立的。這個一審，判兩個人死刑，在這邊的這位吳榮元這個學長就是判死

刑，其他則是無期徒刑 4 人、6 人判 15 年、7 人判感化。這判刑有個特色，就是有的要判很重，剩下的判很輕的感化，對我們是量刑、恩威並用。因為我們這個案，當初國民黨非常重視，所以他對我們有特別的處理。

我們當初在做什麼事情呢？1969.70 年的時候，我們案有一些人就在議論國家大事，然後對國民黨也是批評跟不滿。大概 1969-70 年就開始，開始有人要招兵買馬，想要起來革命。我們就開始互相召集人，在禮賢樓前面的一個操場，現在好像不見了，我們常常坐在草地上圍成一圈議論國家大事。旁邊有人走過來，我們就趕快轉移話題。我們也曾去南鯤鯓開會，最後在烏山頭成立成大共產黨。

我為什麼會成立成大共產黨，因為當時我們對國民黨不滿、想要革命。我們就到處找一些思想批判做為武器。在我們的年代都受西方意識形態、自由主義所影響，包含校園的歌曲都唱一些西方的歌，什麼 Yesterday、House of the Rising Sun。校園裡面的歌曲，英文歌是一流的，中文歌是二流的，台語歌則是三流的，這主要是受西方影響。

我們反國民黨，想要去找一些什麼書來看，後來就去聽大陸那邊的廣播、做一些事情。文革的時候一些口號非常吸引我們，像「革命無罪，造反有理」，我們就一頭栽進去社會主義了。後來我們去成大圖書館，偷了一本英文版的書。我跟他三個人去偷出來，前面第一頁叫共產黨宣言，我們做翻譯，但翻譯後也不是很明白。因為那時候國民黨，在 50 年代白色恐怖中，把那些人肅清完以後，左翼的思想沒有再傳承下來，包括書籍也都看不到。所以我們即使拿到書、翻譯出來，裡面的共產黨宣言都還是看不太懂。當時就是這樣也去偷一些有關革命的書來看。

這件事到最後在 1972 年就被抓了，我是在校園被抓的，在文學院前的有個落地窗，當時我正在補考數學，因為搞革命後就不讀書了。而就是在那裏被抓走，先被帶到勝利校區的教官室。後來總教官，這兩個調查局的人，你跟他們合作一下。我就這樣被帶走，沿路就送到審判，最後被送去綠島。在那裏，我學了一些東西，就寫了這本關於左派的書。等一下我也會介紹，關於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，以左派觀點的思考去看，可能跟你們想的不同。

這個就是我們案裡面的一些人。我們十幾個在北部的人，有一次回到被關過的景美看守所，在那邊照個相留戀。這個案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我們是臺灣第一個學運、學運的鼻祖，只是沒人曉得。我們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，是因為 60、70 年代是一個反抗的年代，所以我們在成大這裡，除了議論國家大事要革命以外，淡江和其他學校也有一些人，對國民黨不滿，想要起來反抗。那個年代，全世界也都是屬於反抗的年代，歐洲有學生運動，美國有反戰運動、黑人運動，日本有刺軍人，義大利也有。我們也受到那種反抗年代的影響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成大的我們跟淡江這些人就交上了，然後發展到其他學校，全程串聯起來，可以說是第一個學運，太陽花、野百合都是我們的後代。

再來，我們是自發性的。50 年代時，並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人來指導我們，這是我們自發性的，所以有時候看我們這革命的事情，好像有點幼稚。譬如我們連全程要開會，都沒有錢買車票，但我們就發明一個逃車不會被抓的方法。進到車廂裡面後，如果車長要來驗票，看到他就往前面走，到兩個車廂之間，爬上車頂，再從車爬去另一個車頂，這樣就不會被列車長抓到。我記得當時要去逃火車的時候，我跟吳榮元就從這裡，光復校區旁邊就鐵軌，圍牆破破爛爛的，一翻就過去了，看到有火車來就進去了，我們就這樣自發性地串連起來。調查局本來以為我們後面什麼人在指導、在支援，一直要仔細調查咧。

接著就是說左派。你們聽過林傳凱講，50年代那時候的左派運動，大概1954年肅清完畢，那是台灣第一起的社會革命。經過二十年，在國民黨教育下，新的左派出現，當然最早的不是我們這一案，最早的是1967年有大眾幸福黨。當時宜蘭的老師，組了一個大眾幸福黨。命名的緣由來自他們以前看的一本書，艾思奇的《大眾哲學》，由大陸（中國）出版，《大眾哲學》把哲學寫得非常充實、非常好看。哲學作品很深奧，可是這本書寫得很好，一看就會懂。他們看了這個以後，就組了一個大眾幸福黨要起來革命，後來被破獲了。後來第二個就是台灣民主同盟，陳映真他們那案。再來，有個統中會，接著才是成大共產黨。我們後面還有一個，人民解放陣線，這案比我們更精彩。看到這張，這個是你們校長，頒給我們的畢業證書，45年後才畢業。我在成大讀了45年後才畢業，這個是我在綠島關的照片，右邊那個是在廚房掌火侯，在綠島的勞動改造，當了幾年的伙伙。

我們的部份就介紹完了，現在要介紹一下白色恐怖。白色恐怖一詞出自於1871年巴黎公社。當時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左派政權、社會主義政權「巴黎公社」，於1871年成立，由巴黎公民組成，後來被法國皇室鎮壓，鎮壓後他們就起來抵抗。抵抗以後，他們沒有旗幟可以起來抵抗、集會，有個女工就把身上紅色的衣服撕掉一塊，綁在旗桿上面開始籌組一個反抗運動，所以後來就把紅色稱為左派。白色則是反動的統治階級，因為歐洲皇室都是以白色為他們的構色，白色恐怖一詞就是這樣來的。

這個白色恐怖，廣義地來講，本來是描述反動階級鎮壓左派叫做白色恐怖，但現在廣義用於，凡是鎮壓的，都叫白色恐怖。像台灣的1949-1987，三十幾年的白色恐怖，有時候也並非鎮壓左派，台獨就不是左派，但我們依然稱為白色恐怖。因此廣義來講，一個反動的國家政權，以殘忍非法的手段，對起而反抗革命的人民做鎮壓，就叫做白色恐怖。所以228其實也算白色恐怖的一種，但是因為台灣有個特殊政治運動，所以就把二二八移出來另外講。

白色恐怖的本質，根源於社會的階級壓迫。我們現在看白色恐怖，鎮壓、受難這樣，其實有它社會結構因素，不是只是說國民黨如何殘忍鎮壓人民。像是中國與台灣，中國的地主階級、買辦階級去鎮壓農民，台灣也一樣。包括日本殖民、還有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。為什麼後來國民黨來會相信減租，就是因為台灣本身，地主跟農民本身有個階級樣，所以有壓迫就會有反抗，有反抗就有鎮壓，這就是白色恐怖的根源。以前國民黨在大陸代表的是：官僚、買辦、地主、土豪劣紳，共產黨代表的是工人階級。所以國共內戰，不要把它看成兩黨在惡鬥而已，事實上後面代表一個階級。你看共產黨革命成功以後，每個農民都分到一塊土地，就曉得他是為了農民、工人在革命，才來對抗國民黨政權。

白色恐怖在中國的起源，可以算是1927年4月12日，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共產黨，那個是中國第一件白色恐怖的發生，從這之後，就全中國到處都是。國民黨在中國殺這些左派，來台灣也一樣，用白色恐怖的恐怖手段，鎮壓台灣的左派。

至於台灣，最早的白色恐怖是在日據時代。1931年是日本鎮壓當時左派最多人的時間點，像是翁澤生、潘欽信、連溫卿、王敏川、簡吉、謝雪紅這些人那時候都被抓去關。簡吉關11年，翁澤生關到死，那時候也是如此，因此台灣的白色恐怖應該是起源於日據時代。後來日本戰敗走了，國民黨從大陸又過來，這個白色恐怖當然跟冷戰兩極對抗的時候有關係。當時美國那邊有麥卡錫主義。麥卡錫是把一些美國有名的人，當作共產黨來迫害，例如愛因斯坦、或飲彈自殺的海明威、好萊塢大明星卓別林。這些人在美國1950幾年的時候，就是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，這是白色恐怖的國際背景。

至於白色恐怖兩面的意義，我們不要把它看成只是受難的人，他其實是反抗革命的。因為你反抗所以他鎮壓，反抗是因為有社會結構性的階級壓迫，所以不僅僅是一個受難經驗。現在台灣在陳述白色恐怖，我們都用受難，說這些人都非常可憐，被國民黨這樣迫害。

現在談談台灣白色恐怖三個時期。第一個時期叫社會主義革命時期，這是承繼日據時代。我剛剛講的日據時代被關的那些人，都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。從 1917 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後，社會主義革命就瀰漫到全世界，也瀰漫到中國、日本，傳到日本以後就影響到台灣，台灣這裡就有左派運動就出現了。像 1921 年文化協會，1926 年有農民組合，1928 年工友會這些，這都屬於左派運動。

日據時代這些人被關之後，到了 50 年代，日本戰敗以後，這些人就出獄了。出獄以後又投入反抗國民黨的運動，又是左派。這時剛好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勝利，革命達到一個高潮，全台灣都很積極投入整個革命。你看看剛剛林傳凱介紹，被槍斃的那些人，很難想像那個時候那些人，都是拋家棄子、不是單身的樣子。像我們這些單身的趕去搞革命，但他們都有兒有女，有人的兒女也跟著投入革命，那是一個革命的高潮時期。大家看這段的历史，是台灣最光輝的時候，裡面的故事可歌可泣又勇敢。

像許強，是臺大醫學院的醫生、內科主任，如果沒被槍斃，他大概可以得諾貝爾文學獎，但是國民黨惜才，要把他留著叫他寫悔過書，他就是不寫，最後被槍斃。呂赫若是台灣第一才子，變賣家產搞了印刷場，印了一些左派的刊物、中國共產黨刊物。後來事情爆發以後，他跑到台北縣的鹿窟山地，結果被蛇咬死。他寫了很多有名的小說，而且又是聲樂家，在中山堂唱歌的時候，掌聲流連。還有鍾浩東，以及別號「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」簡吉，他以前讀師範，日據時代讀師範比讀醫生還優秀。他畢業以後去鳳山教書，教書以後看一些農民子弟，來上課都打瞌睡，要不然都沒有來上。他就一一拜訪，結果發現說，這些人太苦了，一大早起床就要跟著父母上田地，來到學校上課之後都已經很累了。所以他就決心不教書了，不拿優渥的薪水，台灣農民運動是他搞起來的，農民組合什麼都是他搞起來的，這些人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最後也被槍斃。

我說這是台灣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，這些人就是全為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，這樣拋家棄子、榮華富貴。這一頁，在以前的台灣沒有，以後也大概不會再有，但是這一頁是被現在的政治掩蓋掉、忽略掉。如果要讀歷史，這一頁不能不讀。這是一些遺詩，有一個被槍斃的叫做黃賢忠，他的遺詩最後一句寫：「千萬頭顱作一擲，人民從此享太平」。於是我們這些人投入、犧牲掉，革命成功，人民永遠從此享太平。然後「以數十年有限生命，立億萬年不朽事業，雖敗猶榮，雖死無悔。」這林正亨是霧峰林家，第一個被槍斃的台灣人，他也投入這個革命裡面。然後黃秋永這些句子，「每觀三民主義」，對國民黨不滿，「言而津津，行而茫茫，國政之腐朽，貪污之群而成財閥，無產階級之被壓迫。人民之被剝削，血汗已乾。此急難，願效為軀，忠義奮發，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，為無產階級犧牲。」當時這些人是革命者，絕對不只是受難者。這是黃秋永給他父母親，親愛兩親，然後底下是「為無產階級之鬥而亡，何悲，何殤也」。

李來基，也是被槍斃的，這個是很有韻味的：「拭淚吧！為了至愛的被壓迫同胞」也是為了至愛被壓迫，所以他能犧牲，眼淚擦一擦就這樣。這首詩本來是李來基被槍斃之前就寫好，然後縫在他西裝的內裡裡面。後來他被槍斃了，他太太把他收回去，經過十年，跟李來基同房的一個難友，出來去找他太太，說你先生那件西裝還在嗎？太太還在，就把西裝拿出來，

內裡打開就看到這首詩。他太太就叫他們十歲的女兒把這首詩背起來，之後當場，他太太就馬上把它燒掉，不敢留。然後十年以後，我們去採訪，他女兒才把詩背出來。

張棟材也是，致父母的遺書：「1949年5月參加革命先鋒隊。從事人民解放運動奔走革命，流離外鄉，在此臨別之時，思及雙親，不能盡反哺之義，自慚悲憤，斷腸如割肺腑，兒之宿願在人民解放。」這是另一個黃石岩給他母親的。這是以前某個黨入黨的誓詞，那人被抓以前，把它藏在家裡面，家裡窮，房子是用竹竿蓋起來的，他就把它藏在竹竿裡面。出獄以後，10年，才去把它拿出來。

這個時候，這些人所謂革命者，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反美、反日、反帝國主義、反封建，立場是親共親中。所以我常常跟國家人權博物館講，他們當初親共親中，不要用反共反中的意識來評斷他們。現在的轉型正義就很多這個問題，都是用現在的反共反中的意識，來去談論那一段的這些人。等一下我會講，這個是我岳父的哥哥，在台南工學院，是我們校友，他後來被槍斃，這是槍斃之前遺照，沒有什麼懼色，當初這些革命者，對槍斃都不怕。你看這麼多人，沒有一個人把頭低低的，怕得要死；每個人都昂首，頭抬得正正的，革命者跟那個冤枉的，完全不一樣。我曾經在牢裡聽過，有一個冤枉的要被抓去槍斃，差不多半夜四五點來抓，一抓他就悽慘慌張地叫，那不一樣，那是完全冤枉的。可是這些都不是，他們現在照片照好了，等一下就槍斃。

白色恐怖的第二個時期，就是台獨運動時期，這應該是台獨運動的萌芽時期，從1955年到1967年，因為這造成左翼斷層，有些對國民黨不滿的，接觸不到左翼的時期。但在那時候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，還有國民黨是外省人，所以很自然地，台灣人的根，台獨思想會出現。這個時候繼續領導反抗國民黨的人，就是台灣的地主階級跟地方仕紳。地主階級，台南這地方是以前地主階級的大戶，主張台獨的，以前有五龍一鳳，台北有三連。郭雨新是宜蘭的，以前陳菊的老闆就郭雨新；李萬居是雲林的，郭國基是高雄，李源棧是高雄，許世賢是嘉義的，叫五龍一鳳。從這時代，在獄中就看不到左派的案子，像是蘇東啟案，施明德台獨案，還有林水泉，這個就都主張台獨的，就看不到左派。

第三個時期的，所謂民主運動時期，1967到1992年，第一個是戰後成長起來，像我們新的左派運動又出現，剛剛有講過幾個案子。這個時候，左派出現，台獨運動也繼續在發展，從剛剛第二期的時候，台獨繼續發展，所以這時候左右統獨，大家合在一起，來對抗國民黨。那這樣合在一起，彼此像兄弟姐妹一樣，當時在花園新城住了很多左右的，像蘇慶黎就是左派的，田秋堇就是黨外獨派，林濁水也是獨派的，林正杰是統派，楊祖君是統派，蕭裕珍是統派。以前一起住在花園新城，國民黨要來抓了，大家趕快互相注意，彼此像兄弟姐妹，但現在是老死不相往來。

這個60年代第三期，我們稱為民主運動，因為左右統獨都在，大家沒有躲起來，而是出來對抗國民黨。這是我們這些第三時期的難友，出獄以後在聚餐。因為彼此有些政治立場不太一樣，所以在這裡不談政治，怕吵架。我們在這裡只吃飯聊天，聊以前怎麼樣、在牢裡的回憶。所以我們說，白色恐怖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有什麼貢獻？這些人都被鎮壓或犧牲，看起來應該是沒有，他們也沒有去推翻國民黨成功。所以就他們個人來講，沒什麼對民主運動大的貢獻，但是他對民主運動有影響。從第一個時期，消失在歷史中的反抗力量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開始，這些人的故事被掩蓋起來，大家不太曉得。然後付出最多、犧牲最大，一心為人民、終歸失敗，但他失敗就播下兩個種子、情結。第一個，反國民黨情結；第二個，反外省人情結。這兩個情結就是現在民進黨起家的本錢，民進黨就靠台灣人這兩個情結起家。

以前，你們不曉得，在戒嚴時期，只要敢罵國民黨，絕對有票，不管你罵得多沒內容，一定有票。我在牢裡就碰到一個關在一起的，他叫顏明聖，在高雄三鳳宮那裡選立法委員，罵國民黨罵很兇，聽說三鳳宮的人就集結幾萬人在聽，最後他被抓了。他在牢裡，表演他怎麼罵，我們聽到最後就覺得沒什麼內容，但只要罵就有票。為什麼，因為大家非常反國民黨、反外省人。所謂白色恐怖對台灣民主運動的貢獻，這兩個情結非常重要。

第二個時期是本土地主階級、地方仕紳，領導的反抗力量。第三個時期是本土資產階級、中產階級迅速壯大，這個充分運用反國民黨、反外省人情結，所以最後把國民黨推翻。這個是誰在指導、誰在運用？與台灣本土的中產階級有關係。台灣從地主階級，後來就發展了台灣的中小企業、資產階級。現在台灣的經濟發展，有一批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，也就是所謂律師、醫師、大學教授。這些人利用反國民黨的外省人情結，一一帶領台灣人民。所以這第三個時期，這是對民主運動貢獻最大的，同樣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運動，這跟第一個時期是為了工人不一樣。

但是台灣民主運動有一些缺陷，第一個是資產階級領導，因為資產階級會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。所以現在看到民進黨為什麼會起來以後，他們利益集團就是在下面分贓，這就很容易看出他們有那種資產階級的性質。第二，他是一個感性的群眾力量，反國民黨情結、反外省人情結，進一步把他導向，反共產黨情結、反中國情結。因為他是靠感性情結起來的運動，他是一個本身依靠樹敵的民粹運動，就是以反國民黨、反外省人、反中國人，以樹敵來動員群眾，最後你會感到有點是非不明，只講政治正確，這也許對各位年輕人比較刺眼一點。

現在來講轉型主義的困境。就我剛剛講的，白色恐怖發生時，社會結構跟政權的本質，我們要了解這個東西，你才能了解當初這些受難者，為什麼被殺被關。你要轉型正義，必須從社會結構去談，然後回歸歷史原點。你不能以現在反共反中的心態去看以前的時代，當然歷史一定會被政治干擾，當權者一定會依照他自己的利益來學歷史。藍營面對白色恐怖的說法，龍應台有一本《大江大海》說國共兩黨是兩黨惡鬥，既然兩黨惡鬥，就沒有是非，他說蔣介石不能算是元兇，因為歷史很複雜。

藍營還有個黃年，就一直說這些人不是革命內士，是匪諜，該關該殺。你們剛看到我介紹第一期那些人，那種很可怕，為革命犧牲、拋家棄子，那些人是匪諜嗎？綠營呢？李筱峰說，真正共產黨只有 900 位，其他都是冤假造案。這是因為他對當時社會結構沒有理解，那些跟著共產黨被抓的人，不見得都是不認同當時的社會主義。他們就認同這些人所從事的，所以他們才會被牽進去，雖然他本身沒有加入過。社會主義的革命，是當時青年人的一個主要的思潮，這些人不是冤假造案，只是他涉案的情節比較輕，但是他們是認同那時候的革命運動，從這個角度看，他們不是什麼冤假造案。

然後張炎憲他又說，那些人都沒受過教育，哪裡懂什麼新民主主義，被共產黨利用，被國民黨利用。許雪姬就說，一批有理想、有志氣、有勇氣的年輕人，對國民黨不滿，被迫只能選擇共產黨，他們對共產黨不了解。這些評論白色恐怖的人，最大的問題就是，以現在的反共反中的意識，評價當時那些人。許雪姬是中研院的研究員，他們在看待歷史就沒有從某個階段歷史、社會結構來思考。他們從表面的現象去討論，這些受難者太優秀、太有理想，但是很可惜，他們就是不了解共產黨，共產黨就是對國民黨不滿，被逼著加入共產黨，都是這種論調。這個論調本身，就是對他們的一種扭曲，所以台灣的 50 年代的那段歷史，就是被淹沒的台灣史。

張志忠是第一個中國共產黨，日據時代就被關了，後來他跑到大陸去參加共產黨的革命。後來 1946 年被派來台灣，發展地下黨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發展。他跟他太太兩個人過來，後來他太太被抓了，很快槍斃了，他也被抓，但是國民黨不殺他，一直等到 1954 年才把他槍斃。因為他藏了很多資料，雖然他不講，但是別的地方破獲，想跟他對，所以一直到 1954 年才把他槍斃。這時間，蔣經國兩度到牢裡去找他，勸他投降，他都不肯。他跟蔣經國說，「你也參加過共產黨，我也參加過，你知道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，你不要再跟我囉唆了，早早讓我上路吧。」張志忠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，但是他的歷史沒有被重視。他跟他太太被槍斃，1970 幾年，他兒子忍受不住白色恐怖的壓力，後來自殺了。一家三口的墳墓就埋在新港到北港旁邊一條公路的墳墓場。台灣完全沒有人去注意到這個，他們墳墓就靜靜地藏在那裡，藏了五六十年，這就是被淹沒的一段歷史。

有一次，我們一批坐過牢的人到綠島去，遊覽車司機兼導遊，他開車開到綠島監獄的時候跟我們介紹，這裡綠島監獄，這裏關了二二八跟美麗島。我們聽了怪怪的，因為二二八時，這裡還沒有監獄，而美麗島除了施明德之外，沒人送來這裡關。他說，這是文建會教我們的啊，導遊要教啊。文建會是陳水扁執政建立的，教他們就教二二八跟美麗島，不教他們 50 年代的左派曾關在這裡，所以這段歷史就是這樣被淹沒。

50 年代如果沒有思想的平反，就沒有轉型正義，要認同他們當時的思想。現在的轉型正義就處於司法不法，當時那些刑求，怎麼用非法的手段對他們，僅止於這方面。所以這些人就被描述是受難而已，但革命的一面，沒有講到，更不會談到他們的思想，不說他們信仰社會主義。他們信仰社會主義，不是因為被公共宣傳，而是真的對社會主義理論研究透徹。我進去坐牢的時候，碰到那個林書姚，我進去的時候，他已經關 40 幾年了，但是他寫的文章，知識豐富、理論清晰。原來他們在以前革命被抓以前，就把社會主義的書籍讀得很徹底，包括被槍斃這些人都有毒，讀了才產生對馬克思的信仰，然後就投入這個革命運動，被抓。

為什麼我們現在轉型正義都不做思想平反？因為我們現在都反共反中。中共建國以後，的確出現很多負面的問題。譬如說改革開放前，有大躍進、人民公社、三年大饑荒、文化大革命，頻繁的政治運動跟政治鬥爭、集體主義、壓制個人生活。改革開放以後，我們都稱大陸人阿六仔，貪污很嚴重，還出現六四事件、貧富差距、集權政治，缺乏西方式的民主自由。這些負面的東西，導致我們反共反中的意識。這也連帶影響到，50 年代的人的，在思想上的轉型正義不被平反。因為我們現在反共反中，就不會想平反他，否則當初那些人，加入共產黨是對的，共產黨是很優秀的，這樣的轉型正義就不太對了。

這些負面現象導致中國的形象崩壞，可是中共真的那麼壞？社會主義真的那麼差？其實不是。中共有一段艱辛的建國的過程，我在書裡有寫「苦命中國的崛起之路」。他其實在建國以後要搞國家工業化，但有些規律他難以逃避，所以才出現那些負面形象。這個工業化的建國過程，第一，苦命中國工業化的崛起，他克服過程崛起，之後才能成為全世界第一大工業國。而他的困難有幾點，第一，中國要搞重工業，台灣是搞輕工業，因為他國防需要，台灣不需要，國民黨把主權賣給美國，國防讓美國保護就好了，不需要發展重工業。如果台灣需要發展武器什麼，台灣就會像北韓一樣窮、極權，不極權就沒辦法推動國家的保衛工作，北韓有他的苦衷。

現在的北韓跟以前的中國是一樣的，他必須發展重工業，但一般工業化是從輕工業先發展，像台灣是從輕工業然後發展，累積資本後才往上提升，慢慢進入重工業，但中國一下子就跳

進去發展重工業。原本中共建國以後，有新民主主義，發展輕工業、發展農村，城鄉交換、慢慢累積資本。新民主主義大概到 1952 年之後就取消，因為韓戰的時候，給中共一個發展重工業的契機，因為蘇聯來援助韓戰，把二次大戰一流的輕重工業的設備，全部引到中國東北來，教中國人怎麼生產。

1953 年，韓戰結束的時候，這些在東北重工業怎麼辦？統戰部長李維漢就來問毛澤東是否要保留機器，毛澤東說要，李認為這樣就得放棄新民主主義，要用國家資本主義。後來共產黨討論到最後就說要發展重工業，一路跳來這裡，搞得國家破人亡、翻天覆地，非常辛苦。

重工業跟輕工業有什麼區別？重工業投入資本很大、創造就業機會少，所以常常在城市就出現大量失業人口。輕工業投入資本少，創造就業多，台灣以前的輕工業、紡織工業，農村的男女青年就往城市就業，國家就因此有財產、收入，就會導致人民生活提升。中國就搞重工業，一直要投入資本，但是投進去以後，沒有創造很大的就業，國家收入又少，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
而中國工業化的資本從哪裡來，落後國家在發展工業時，都會引進外資。這是全世界二次事件大戰後，獨立的國家都會學西方母國想要發展工業，沒有資本，就引進外資，中國引進蘇聯資本，台灣引進美援。大部分資本積累叫做工農剪刀差，意思就是農村的產品便宜賣給城市，城市的產品以昂貴價格賣給農村，這樣是把農村的勞動價值移到城市，然後發展城市工業。以前台灣是農業輔導工業，把農產品便宜賣到城市，國民黨透過圍徵收等手段，控制稻米的價格，壓低價格，讓農村，更容易以廉價的勞動力給城市，城市就可以累積資本。所以那時候台灣有農業輔導工會，大陸叫工農剪刀差。

再來，透過統購統銷來導致工農剪刀差，買農村的產品。還有一個農業集體化，我們說中國以前搞人民公社、搞農業工作社，就是從蘇聯那邊接下來重工業的東西。譬如說以前在打韓戰的時候生產坦克，現在結束以後改生產拖拉機。以前大陸是四億的農民，革命成功以後，每人就一塊小土地，不需要拖拉機。這時你如果生產一個拖拉機賣不出去，你的工廠就會倒，倒的話國家的工業化就沒辦法繼續下去。

所以那個時候，農業的集體化，幾百部合成一個合作社、集體農場，人民公社更大，產品賣得下去，工業部門可以繼續運行。技術方面，蘇聯那時甚至連核子武器的製造方式都要援助中國，台灣引進日本的機械。這個工業化市場，就是台灣輸往美國、世界各地，而中國外銷市場被美國封鎖，只能賣到蘇聯的其他國家，但產品又沒別國好，只好賣給自己的農村，所以農村就一直被剝削。

為什麼改革開放以後，我們看農村窮得要死，不是因為生產價值都被撥到城市來工業化，也不是聚集到有錢人身上，其實就只是為了搞工業化。在蘇聯援助的時候，他工業化得很快，1954 年他會造汽車，1955 年造拖拉機，1957 年造 2 人座輕型教練飛機。所以 1953-1960 那時候，固定資產因為快速工業化，每年 30% 一直增加，農業集體化也跟著越來越大。

而這裡就有個問題，落後國家工業化會碰到一些發展陷阱。他們引進外資。對外產生財務負債或是主權負債。主權負債就像台灣一樣，現在美國人要你怎麼樣，你就不敢對抗，中國是敢跟任何一個國家對抗。至於財務負債是你借了錢，要還本付息，如果工業發展很好、能夠賺錢，你可能還得起。像台灣以前發展得好，還得起，但是大陸是搞重工業，發展比較差，常常出現經濟危機，這就是落後國家發展陷阱。

第二個就是對內剝奪，剛才講的，剝奪農村資源，產生內部的緊張關係，農民一直很窮很窮。所以後來為什麼會有六四，以前不了解共產黨，後來過得不好，對共產黨就很失望，包括大陸，這個就是落後國家發展陷阱。現在全世界，包括二戰以後，巴西、印度、印尼、埃及獨立的國家，都講工業化，也都碰到這個發展陷阱，沒辦法克服。二次大戰以後到現在，唯一工業化成功的國家就是中國大陸，它克服這些才工業化，過程非常辛苦。

後來中蘇就分裂了，蘇資撤走。因為蘇聯二戰的時候攻入中國東北，佔領中國的一些城市如旅順、大連。後來毛澤東 1949 年 12 月跑到蘇聯去，待在那 70 幾天，要史達林同意撤軍。史達林不太肯，毛澤東就想一個辦法，就賴在這裡不走。後來他賴在他那 70 幾天，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，問史達林說，你把毛澤東怎麼樣了？為什麼都不見毛澤東，後來史達林被逼沒辦法，就允諾沒有戰事以後的三年就撤軍。1953 年韓戰結束，1956 年，中國要求蘇聯撤軍，蘇聯勉強同意，但要求中國要設一個聯合的海空主會中心，以便控制中國的空軍海軍。

結果毛澤東不肯，他說，你們蘇聯如果要這樣幹的話，你把中國拿去，我重新上井岡山。井岡山是中國最早的革命基地，1928 年被蔣介石屠殺以後，他們就跑去井岡山搞革命基地。他意思是蘇聯這麼做，他們就再搞革命。所以蘇聯一撤走，中國整個就亂潮，也沒有蘇聯的資金。於是他發明了一個辦法，以人力取代資本，意思是為了維繫工廠運作，就投入人力，像是國家各個鐵路、公路基礎建設，要用到一些工業產品。這工業部門就還可以賣出，也能繼續營運下去。這時候就有大躍進、全民煉鋼，是人力取代資本的時代。

蘇聯撤走以後，危機就出現了，城市有八千萬人失業。中國就上山下鄉，把人送到農村去，解決問題。而且也因為他長期解放戰爭，在土地改革的過程，建立一個國民動員的基礎，所以就能動員人民上上下下，然後農業集體化也完成，就可以送到農村去。之後集體撤村，農業集體化產生了呆工，就發生三年大饑荒。

1960 幾年，美國、蘇聯就想打中國，中國把沿海的一些工業通通內移，萬一打起來，沿海被打光，他還有內陸可以對抗。這個第二次經濟危機出現，三年大飢荒的時候，死了兩千三萬人。劉少奇說，我們不要農業集體化，要把土地還給人民，毛澤東反對，你把這個土地還給農民，農村會出現有人賣土地，有人娶小老婆，就會階級分化。同時，我們這個工業部門，在積累的時候，已經把農村變私有、分發下去，就產生路線的鬥爭，最後產生黨內資本主義修正派。建國以後，中國的政治體制都學習蘇聯，把史達林那種官僚體制建立起來。這個跟革命時期，官僚跟人民都混在一起的狀況不一樣，就形成官僚體制，也引起老百姓的反感。所以文化大革命，發動得起來就是因為這樣，

完成原始資本、改革開放是很辛苦的，那他們為什麼一直強調社會主義、要政治運動？因為他是個人的勢力。以前在集體主義下，個人生活是被限制住的，自由、生存都被限制。而改革開放以後，他們變強，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，工業化初期的東西通通建立起來。各種產業門類齊全、專業分工細緻，促進工業化，各行各業都建立起來。因為之前打下的基礎，之前中國人過得很辛苦、縮衣節食，留下三萬億的國家資產、變成自主獨立的國家、土地國有，為日後快速發展的原因，這個是改革開放為什麼會改革開放。

現在談談六四事件。中國以前非常辛苦，一改革開放以後，看到台灣人那麼有錢，西方生產的東西又好又漂亮，我們怎麼做不起？西方的商業文明、物質文明還有西方的政治體制民主

自由，都在改革開放以後引入，讓中國人突然對西方五體投地。這時候有什麼河殤影片、鄧麗君歌曲，每個人聽到都覺得好像天籟一樣，台灣的流行歌曲也都流入，他們也唱歐陽菲菲的熱情的沙漠。所以整個西方都引領進去，中國就以為自己比別人不行。

之所以的會出六四的原因在於，這裡的經濟危機出現了，有很多人失業，通貨膨脹又遇到經濟危機。尤其在以前改革開放的時候，有特權階級的人去設立一個公司，叫第三產業、我們叫服務業，這個服務業是後來官倒公司利用通貨膨脹，趕快去搶，帶動全中國大家都搶。中國的領導人也不曉得到底要怎麼辦，有人提出要價格充官。原來他們有個市場價、官定價，市場價要價格充官、要闖過去。結果這個消息放出來，全市場搶物資，連鹽巴都被買光搶光了，老百姓開始不滿，出來反官倒。反官倒的時候，整個都出來抗議，六四的標語都是民主自由，完全受西方的影響。然後到六四之後，西方也見縫插針，想要像推翻蘇聯那樣，要把中國給推倒，最後爆發開槍事件，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。如果中國當初沒有開槍的話，可能就像蘇聯一樣被扳倒，今天中國不會崛起，這到底是幸運還是什麼。

中國與台灣的國家處境，一個堅持國家主權，一個把國家主權賣掉，兩個最大區別在這裡。為什麼其他國家想要工業化，最後都失敗？這是毛澤東的謀三觀「雄關漫道真如鐵，而今邁步從頭越。」有一個現在台灣跟大陸很大的死結，台灣過分得民主自由，大陸人是極權政治，他的極權是有他歷史的因子。我剛在講的，他克服那些困難，如果不用那些極權體制，根本不可能完成，就是極權體制才能發展到現在，在可見的將來，他這個極權體制不會變。因為他現在還是受益大於成本，中國老百姓大概也不會變。雖然我們是民主自由的體制，現在全世界都出了問題，但我們還是過慣了這種體制，跟大陸之間就產生這樣的對撞，這個是兩岸的死結。

鍾秀梅：俊宏學長大概有三個重點。一個重點就是說，白色恐怖其實不是只有受難意識，而是一種反抗跟革命。第二個重點就是說，左翼跟中國革命還有國際，包括法國左翼革命歷史的連結，是緊密在一起。我覺得作為成大，也蠻驕傲我們有成大共產黨案，那是做為學生們探求知識的一個可能問題意識。第三點，中國大陸是怎麼樣來理解，從政治經濟學、世界體系的角度，來理解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，這兩套系統發展的難題，這個難題，俊宏學長讓我們非常地從現實面來理解。

另外，我們今天非常難得，榮元學長也到現場。榮元學長當年被判死刑，每次看到這一段，真的是很難受，那麼年輕的生命追求真理，可是整個國家機器是這樣的鎮壓，那我們請榮元來做評論、分享

吳榮元：謝謝老師、謝謝學校給我們安排這樣的活動讓我向年輕校友談談心路。剛剛俊宏兄他談的那麼長的這些各種論述，都是發生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，以及我們在時代中所面對各種問題。白色恐怖轉型正義到他最後，被大陸分析，這個都是現實。我們都知道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一個非常坎坷曲折的過程。為什麼有白色恐怖這樣的名詞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探討的一個概念。另外，轉型正義對我們來講，也是重要的社會概念。因為有白色恐怖，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一種敵對，跟暴力的對峙的社會氛圍。要作為一個社會健全發展的社會生活的開展，必須清理過去社會歷史發生的這些，人民共同不好的記憶。

在座的年輕朋友，你們可能不知道，被戒嚴體制一段的時空背景，那樣肅殺的氛圍。以我來講，我出生在 1949 年，到現在是 70 年。當時的時代背景，就是今天最後俊宏兄他談的大陸有關。在兩邊敵對的歷史背景之下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退去台灣之後，為了鞏固他的政權、

維護社會的這個安定，他必須非常超越法律體制。當時已經有中華民國憲法，但他要超越中華民國憲法，來維持台灣社會的一個秩序，所以才會有戒嚴。

台灣戒嚴將近 39 年，全世界戒嚴最久的一個戒嚴體制。戒嚴體制之下，對面肅清，造成很多所謂白色恐怖事件，再加上之前在動亂的時代二二八事件，讓台灣社會、民間跟政府，有非常強烈敵對的意識。所以我們也知道，台灣經過一個民主化過程，今天的民進黨政府，也就是當時一直講的黨外，那種反對威權體制的一個民主化運動，經過了將近四十年的奮鬥，直到 2000 年取得民進黨執政的這樣改變。

但 2000 年民進黨的執政是一個偶然的意外，因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，讓已經有一定的社會政治基礎的民進黨，取得了政權。現在過了將近十年，到了 2016，到今年 2020，民進黨兩次贏得選舉，而且完全執政。也就是說 2000~2016 年，我們看到整個台灣社會，已經由過去主導台灣社會民主改革運動的民進黨政府來執政。當然我們今天在回顧歷史，就是要清理過去台灣社會，對於人民對社會傷害的歷史。這樣的歷史回復，對一個健全的社會發展非常重要。所以轉型正義是整個台灣社會發展，重要的里程碑。

但轉型正義要怎麼做到，真正地能夠促進社會和平？我們知道促進轉型正義，他的立法宗旨最後一句話就是：為了促進社會和諧。我們知道，今天台灣社會有和諧嗎？關心我們台灣政治情勢的都知道，台灣社會有所謂的藍綠對抗，有統獨的這樣的對峙，這都是現實，是我們在台灣社會生活共同面對的。

今天我們探討白色恐怖跟轉型正義的時候，本質上就在解決這個問題。當我們回顧歷史，試著展望未來，這跟各位是都有關係的。你說今天台灣社會最大的歷史是什麼？兩岸關係歷史怎麼解決？三年前蘇校長找我們這些「被離開」學校的幾位朋友回來。因為我們四年級上學期之後被離開學校，等了 45 年才拿到那張畢業證書。我當時跟蘇校長說了，我等了 45 年我才畢業，本來沒有拿到畢業證書，都覺得自己還是學生，但現在突然畢業了。而我在修的一門課，一直都還沒有修。也就是說，我們當初比較關注，台灣社會未來怎麼辦。因為從 50 年代、60 年代到 70 年代，台灣社會是一個不確定的國家狀態，造成了整個社會游移不定的國家氛圍，是每個人都感受得到的。但怎麼確定台灣的歷史定位，到今天，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所謂的統獨爭議，還有藍綠對抗，這是要共同面對這個問題。

那怎麼解決？除了轉型正義以及促進社會和解、藍綠和解之外，還有就是兩岸怎麼和解。因為這個歷史很客觀地，以一種連續狀態存在。我出生的時代，在社會化過程，先感受到兩岸敵對的狀態，給我們造成身心的迫害。我們在那樣年代出生、成長過程中，是一個兩岸軍事敵對的狀態，這樣的時代氛圍、社會環境，讓我們很壓抑。在座的年輕朋友，你們是出生在和平發展的一個時代中，不知道那種軍事革命戰爭、軍事對抗，那種肅殺的社會氛圍。

今天我們探索轉型正義，就是要促進社會和解。但一個更大的歷史，就是兩岸的和解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談台灣的歷史，不能忽略兩岸關係。而我們跟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探討這個問題，我說今天我們的轉型正義，又怎麼開展成為一個使得台灣社會，能夠健全發展的展望？就還是得面對兩岸歷史，要讓他沈澱，而不是用過去那種敵對狀態來看待問題。

今天俊宏兄談那個白色恐怖到轉型正義，怎麼在做大方面的介紹？因為我們這輩的人感同身受，台灣社會對大陸的妖魔化跟扭曲非常非常嚴重。我們現在講說，在台灣，依照我們社會化成長過程，我是在台灣的中國人，這是名正言順，非常明確的一個社會認同。為什麼在

台灣社會後來，要講我是在台灣的中國人都很難？年輕輩的民調，百分之 90 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。每個時代、社會背景不同的時候，有很多概念跟價值是很難溝通的，畢竟在社會化的過程形成了這種認知。這必須要有一個更客觀地、歷史眾生的反省。你要怎麼看待這樣一個認同的問題，就是以台灣社會來講，台灣跟大陸是相對主體，台灣就是台灣、大陸就是大陸。但是就歷史來講，兩者必有關聯。

所以在台灣，我們是相對主體，這樣來看待兩岸關係的時候，才會有一個客觀的認識。而在探討兩岸關係大歷史的情況下，要怎麼去面對、怎麼去給我們下一代，找出一個更好的和平發展的認知？因為兩岸敵對關係太強，所以我這個課一直修不好。今天也只是來這裡，把這樣一個心得，跟各位年輕朋友做一個分享。

鍾秀梅：俊宏學長今天帶了五本他的著作。有發問的同學就送一本，還有十分鐘的發問。

觀眾 A：我是台文系的同學。剛才聽到俊宏學長說，成大是台灣第一個學生運動發起的學生，我就覺得很光榮。我最近在南鐵東移迫遷戶黃春香家那邊關注，今天我們剛好收到一張傳單，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支持國家進步，不應該要阻礙這個鐵路發展。我就覺得莫名其妙，為什麼我們支持人權，卻被批判成自私自利，不願意支持國家進步。我沒有辦法想像，這個國家跟這個政黨，到底發生什麼問題。看以前成大的同學，是非常關心社會的發展的，但我覺得現在成大進行這些社會倡議的時候，好像對周遭的敏感度低很多了。想要問學長，以前學長是有什麼行動，或有什麼樣社會的背景，讓學生比較容易、願意接觸這些事情嗎

觀眾 B：我想請問俊宏學長，在你的想法之中，國家跟人民到底是誰比較重要，因為顯然在講工業化的那一部份的時候，台灣跟中國做出不同的選擇。中國在保有主權，又能成功工業化的同時，他們過程當中犧牲的是非常多人民，有很多人因為這樣餓死。台灣在這過程中，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，但他的國家主權，卻就真的如學長所說，被犧牲、被賣給美國。可是我在聽這一段的時候，就會覺得說，中國這樣好像是為了保衛自己這個政權，進行工業化，而不是為了底下人民的福祉，那這個國家還有他存在的正當性嗎？

吳榮元：剛才我們面對社會生活，常常會出現個人的利益跟社會集體的利益衝突矛盾的狀況。一般來說，如果依照我們對社會公共利益的評估，跟個人利益的矛盾，對個人人權跟個人利益，沒有很大的影響傷害的時候，我們就從常理心、同情心來講，應該都會佩服公共利益。那麼現在我們知道搬遷住宅的問題，我想住在是一種基本人權，一個自己的家，為了公共利益必須犧牲。我們不要說在台灣，在大陸我們也看到所謂釘子戶，一個釘子戶可以跟整個社會，那種改建、遷村要求對抗很久，表示說這種議題，要真正的專家去評估。你繞一點路來維護這些，本來居住在這邊的住戶的權益，有真的那麼迫切需要，是不是你有考慮到其他因素，這個當然是專家要來共同評估，不能由公部門就這麼鑑定，這是我的想法。第二個問題因為是俊宏兄要負責對答。

吳俊宏：這位同學問這個很有意思，國外有一個問題，到底國家主權重要，還是國家人權重要，你應該講的意思是，國家人權應該是高於國家主權。所以中國那種發展方式，你認為不對，因為犧牲很多人的生命，那台灣這種方式可能比較對，台灣不用犧牲，而且生活也好，雖然現在被美國控制主權也無所謂。

觀眾 B：應該說，我的想法是，國家應該是保護底下人民的存在。

吳俊宏：所以，沒有國家主權，會有國家人權嗎？以前中國在百年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，那時候連國家主權都沒有，人家怎麼打你就怎麼打，你還有國家人權嗎？南京大屠殺、日本人大屠殺。外國人來，一萬多個，八國聯軍就進來，沒有國家主權，怎麼會有國家人權。今天就是中國，也不要談他什麼國家主權跟國家人權，就談是不是應該工業化就好。然後他工業化以後會怎麼樣，人民生活現在是提升的，雖然有付出代價，但成本有很大的收益。

吳榮元：今年是庚子年，突然想到，當年的庚子年，1900 八國聯軍，然後有庚子賠款，今天的清華大學就是，美國把庚子賠款的一半給中國政府去辦學校。從 1840 年的鴉片戰爭，到 1900 年的八國聯軍，然後到 1895 年的（按：甲午戰爭），中國民族的積弱形成挨打的局面，我想這是中國民族歷史上的一種，不只是屈辱。現在如果以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意識，儒家文化，家國情懷、愛家愛國，這樣的一種文化精神。中國民族在這樣的挨打的情況下，激發的民族意識，真的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。

今天，中國的國歌，是抗日戰爭時的義勇隊進行曲，是用血肉築成的長城。那不是寫作，是真的血肉組起來的，一個民族自強的一個長城，所以對中國歷史的認識。其實在台灣，我們要從這樣的歷史認識，反過來看兩岸關係。大陸變來變去，其實 70 年以我的觀察，什麼都變了，只有一樣不變，中國要完成民族主權的這種民族使命感，沒有變，這個是我們在現實上可以理解的。因為你如果沒有在歷史上，看待中國歷史、中國民族遭受的波折，那就很難講。

我們的大學姐龍應台，前文化部長，他的那本《大江大海》，他就說，中國人、中國同胞非常可憐、顛沛流離，這樣的一種很慘的社會動盪。但是我們有一種角度去批評他，中國民族的這樣的一個奔波、一種社會慘境，是怎麼造成？外國帝國主義，是侵略、打進中國，大家逃命、保命的這樣一種災難。應該反過來說，中國被帝國主義的侵略，造成了中國民族這樣一種慘痛的經歷，不能只怪說中國的體制不好，所以造成同胞的苦難。它是非常複雜的一個歷史，各種因素形成的一種歷史社會現象。

觀眾 C：大家好，我是心理系的同學。我想問兩位學長，你們在之前，在台灣有做過調查。大多數台灣年輕人都認同自己單純是台灣人，您在您這一輩裡面，可能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是，在台灣的人這件事情。我想在這裡講一下，可能因為在台灣，我們年輕的這一代，沒有像是大學長們之前經歷過的那一段，比較跟中國緊密連結，或是可以完全看到中國成長歷史。我們現在尤其是經歷過，可能看到對面香港抗爭啊，或是一些事件之後，甚至不只反共，而是看到中國就會很緊張，會很害怕的心態。因此大部分的年輕學生們，對中國這件事是有點敏感，我想請學長可不可以再敘述一下？我們也想同時了解，學長在那一段背景的時候，您的國族認同，或您那一輩的對中國、台灣關係的看法，可不可以再有一個更清晰的陳述。

觀眾 D：我是歷史系的同學，我想問兩位大學長，你們當初成立成大共產黨，當然就是很喜歡共產黨他們的宗旨，反帝國主義那些思想。有一句話是說，三十歲以前不相信共產黨，沒有良知；三十歲以後還相信，沒有大腦。就是過了那麼多年以後，我想問，你們對於共產黨、共產主義的實質想法，跟當初還是一樣的嗎？

觀眾 E：學長你好，我是資訊系的學生，剛剛學長講最後結尾的時候，似乎有點不太滿意現在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的狀況。那您覺得，政府應該是怎麼處理這個比較好？還有就是我個人，沒有很討厭共產黨，可是就是不太喜歡共產黨，有一些限制言論自由。

觀眾 F：老師您好，我是建築系的學生。我想請問一下，關於共產主義，我認為它是一方面否定人心的善面，又同時去對人心另外一種善面表示信任。但人心的善面，我認為當自由主義的時刻，我們會有慈善團體，來維持社會的整個平衡。但是，我們可能在極端的處境情況下，會對社會團體很冷漠，導致整個社會階級的差異會更加凸顯，是不是因為長期受到壓迫的人，期望得到某種神像的保護，才會希望藉由共產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，來進行立法，對自己進行保護。但是為什麼多半發起保護運動的領導人，多半是知識份子，這樣是代表無產階級的人，展現出他們的積極性，是不願意在被類似那種社會團體給資助，然後而起身反抗的用意。

吳榮元：在座的年輕朋友，其實對我最大的啟發一個概念，就是禮記的大同篇，世界大同這樣的概念。讓我對於一個美好的理想世界的嚮往，是非常傳統的中國文化。現在全球化的時代，走到地球村、命運共同體，這是全球化發展的一個例子、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走向。

還有一點是說，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。它不是一個很教條的，很公式化的一個模式，它是在每個社會發展過程中，一個好的領導人，把他的方法論，用在跟具體結合起來，進行有效社會改革，這樣一套思想理論。而且就人類社會發展來講，馬克斯主義的範圍除了聖經以外，在世界的精神文明，作為指導人類社會實踐，一直都沒有被貶損這樣一套學理，它是指向人類社會最美好的一種狀態，理想社會的一套社會改革公式。

所以說，他是一個進步運動，人類要一個平等的這樣，沒有壓迫這樣的體制，來共同生活。他這是理想，不只是理想，而且他有一套針對人類社會，正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，那種社會結構矛盾，解決矛盾的這樣一個學理的闡釋，成為一個實踐指導的東西。今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踐，具體來講，毛澤東當時提出來的農民革命，它的概念跟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不一樣。中國有那種傳統世代，愛鄉愛國愛家的家國情懷，所以當然在自己的民族最苦難的時候，都是有那種民族意識自覺的知識份子，參與的這樣的救國運動。孫中山是這樣，周恩來也是這樣，毛澤東他也是，所以中國會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。孫中山當年他也是，不是走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運動。孫中山搞革命搞了四十年，沒搞成，1917年他看到蘇聯革命成功，他受到這樣的啟發，所以他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開了第一次的代表大會。他提出了三大政策，第一，要聯合蘇聯共同來為中國的民族解放、一起奮鬥。第二，接納共產黨，讓共產黨也加入國民黨，他們提出國民革命嘛。然後扶助工農，他那時候也提出扶助工農，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1924年訂出來的三大政策，剛才俊宏兄他有在報告提到，1927年第一次白色恐怖，就是北伐革命成功、蔣介石發動殘殺共產黨的一個政變以後，蔣介石把他推翻。今天我們聽到孫中山夫人宋慶齡，為什麼一直留在大陸跟共產黨走在一起，因為他是符合當時國民黨，孫中山的路線。今天以我們作為一個在台灣的中國人來看，中國共產黨那套體制，經過七十年，各種實踐的檢驗，我們看到今天的中國，不要說三十年前、四十年前，跟十年前都不一樣。剛才俊宏兄講的那些負面的一些印象，中國都必須在發展中排除，提出四個自信：理論、道路、制度、文化。中華民族文化，足以讓中國在世界屹立不搖。

我也提一個觀點，中國共產黨創黨快一百年沒錯，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幾千年，你中國共產黨必須吸納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，作為共產黨文化的養料，來讓自己的執政，更符合中國社會發展。我們現在客觀來講，確實做到了很好的一個境界。以前三十年前，台灣發展得比大陸好、比大陸快，你們都很不服氣，說當年為什麼被共產黨打敗。我跟國民黨的朋友說，以今天中國大陸的發展，各個方面展現出來的，民族發展的優越性，你國民黨應該要心服口服。

所以促進轉型正義這樣的運動，我提出一個主張就是，國民黨要反省歷史，當時為什麼被打敗，退去台灣，為了鞏固你的政權要反共，實施戒嚴體制，在白色恐怖造成台灣同胞的傷害，我們承認當時犯了歷史上的錯誤。但是今天，因為台灣的發展需要兩岸、需要交流，我們也看到大陸的發展改革開放，成為對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跟各種文化交流的腹地，所以我們現在要積極主張跟大陸交流，你要做這樣的歷史反省跟道歉，對台灣同胞道歉，然後你推動兩岸交流，台灣社會才能夠理解、才能夠接受，而不會怪你一方面交流，一方面要跟大陸對抗，被民進黨政府抓到這樣的矛盾來打擊你，讓兩岸關係進入這樣的緊張狀態。

那麼我也跟民進黨說，轉型正義要尊重客觀的歷史，當年為什麼來台灣，為什麼戒嚴，這段歷史背景不能迴避，你不能把 1949 年以後的事情，來作為轉型正義的歷史的背景，轉型正義的歷史背景，是整個中國民族在內戰過程中，出現的這些狀況。今天的中華民國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是從南京到廣州然後再台北，所以我們回顧這段歷史，我們在台灣可以說政治立場不正確，但是他是客觀的歷史，而且重點是，台灣未來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。

吳俊宏：我回答剛剛有位同學他說，二十歲信仰共產黨，三十歲就好像有點笨了。但是這次美國總統大選，桑德斯已經七十幾歲，民主黨提名之後，左派的桑德斯跟拜登兩個在進行提名，最後當然拜登贏。但桑德斯是左派的，他七十幾歲，你說他三十歲如果是笨的話，那他現在七十幾歲就更笨。

這句話其實是西方跟冷戰時，抹黑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，一句很經典的話。很多人也真的相信，相信的原因是因為，社會主義真的在實踐的過程出了很多問題，蘇聯倒了，中國大陸我淤出那麼多負面的現象。但是你會看到，中國後來崛起了，並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問題。這些國家推動工業化的時候，出現一些問題，最後他們克服了，所以這裡跟社會主義沒有關係。

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，一般人都沒有去研究，如果當作一種學理來講，他有他的爭議性，你們沒有去好好研究，例如他的辯證法、唯物史觀，還有這個資本論。你看馬克思寫資本論多嚴謹，一般人要讀都讀不下去，那是有一套科學的理論，你們沒有去讀，然後聽這個西方這麼一講，用這樣一句話來講這些人，這個我覺得抹黑的東西，需要用腦子稍微想一下。

鍾秀梅：這一陣子以來，我栽入了中山大學戲劇系一位老師，談轉型正義，我覺得比較能夠做今天的總結，那我用唸的。「轉型正義政策出台，白色恐怖的歷史，再次進入公共領域的討論，如何思考白色恐怖在歷史化的努力，特別是抗拒被西方自由主義收編的轉型正義的觀點，不以浮泛的西方普世人權為標的，尊重、著重亞洲殖民主義，冷戰、內戰的歷史思辨，即便在當代台灣也難以言說的左翼革命歷史，如何持續思考，革命與社會行動的歷史意義與可能性」。我想就以許老師這個結論，作為我們今天這兩個多小時演講跟分享，我們是不是再次感謝兩位同學。

(朱英韶整理；顏瑋洋審閱)